

許塵父緊要啓事

座父因原住房屋不敷應用現又遷居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親友及日報稿件望改寄此間爲禱

伶隱再世記

劍福

誰不說賽伶隱是當今數一數二的紅角呢。別說遊負微名的人才。就像某藝員這等聲譽也不及他萬分之一。那一家戲院老板。不出重聘。挽回交請他。他一一狼堅決的拒絕。這萬人仰望的藝員。在此時候。大眾以為沒希望了。倒也安安心心把賽伶隱三字。漸漸淡忘起來。不想當振興遊藝會開幕這天。會場門首。用五彩電光映的挺大三個大字。不是賽伶隱是什麼呢。這一大。狼引起一般人的注目。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做賽伶隱是何等有家的人。怎肯降尊就卑。到這地方來獻藝。恐怕不要賣野人頭。冒名騙錢罷。有的說即使不是假的。那賽伶隱也太不知情識趣。人家恭恭敬敬請他不答應。徧喜自走上門。到這裏來顯他好身手。也太不值得啊。個個人不論男的女的。都存着這兩種見解。自不免引起他們好奇之心。以為非親見不可了。所以這晚振興遊藝會裏擠得水洩不通。果然名不虛傳。連腔擺步。表演得老練圓熟。沒有形容過火。或是不及之處。給看客們討厭。明天。幾家大日報的

五柳先生

▲悟異叢談

(一) 胡氏之鬼

狐鬼之說向爲通人所弗道自近世科哲學昌明而先覺之士又以學理記妖異之必有新學少年靡然而從風於是地于狐鬼之發明遂成爲一種時髦之學說以余所知狐鬼之外凡諸裨乘筆記所載種種妖端皆確有其事非盡空言至此中理論留俟學者之研究非余之所知也

暨陽胡氏素以多鬼稱而鬼亦未嘗爲害於人與人與鬼相習安而無事嘗風雨之夜鬼聲啾啾然起于室中以胡氏爲大家而博種不緊空屋數十間皆閉置爲鬼窟自長老及幼孩皆有聞其聲弗以爲怪間有見鬼形者或言識爲先人或言爲陌生人有時聞算珠的篤聲行路環繞聲家屋者必言先人至其香燭冥洋而送之親友輩咸知之亦無所怖一日有來自杭州者爲胡同學子胡父以子故治精舍舍之時天大風雨夜色漠漠生呈凄寂象胡子笑語客子素胆壯亦惡鬼天陰則盛慘晦如今日君又生懼胡正色曰子弗大言實告君我家多鬼天陰則盛慘晦如今日君又生客誠恐鬼來擾人我故預告君倘有所見幸弗怯吾家鬼大善向不爲祟也客笑其妄胡子陋而夜已闌矣客秉燭欲上小憩閱之蓋以俟睡魔之來也已而神漸疲目欲合將異書而睡忽聞室隅似有嘆息聲客突然驚醒四視即杳無所見然默憶主人言心慄慄不能無危因正襟起坐剪燭再續顧心有所悸目視書乃不知所說爲何稍頃果聞啜聲又作客向能支持乍胆而咳詎客咳而室隅亦作咳聲客懼猶強支試叱問誰何則向室隅亦叱問誰何客大懼自匿于被不敢稍喘息而鬼聲殊厲步聲窸窣鳴嗷嗷始而一鬼繼而和者以數十聲益雜客既畏聞其聲伏被底而顫林格作嚮忽聞鬼叱曰誰在此又一鬼曰翁弗怒此新官之客借宿一宵明日即去矣聲嬌細殆爲女鬼客益歎汗出如露祖衣盡濕然素知新官爲胡之乳名度鬼無惡意心略定再苦之寂無所聞矣客始臥良久竟體酸疼略一轉側又聞鬼聲大起似作爭論狀客又伏弗敢動

附張上。都刊着「二篇關於賽伶隱歌功頌德式」的評論。經這一回鼓吹。第二三天定座的人。更然擁擠了。那些放蕩風流的名士。和戲迷專家。以及著名的老伶工。不是你來請他赴宴。就是我來約他酒敘。把他頭腦子都要擾暈。這且不在話下。却說第四天上午十點鐘光景。他在聚萍旅館中還醒起來。房間門口等待要見他的人。越聚越多。有幾個早來的。等得不耐煩起來。以為賽伶隱並不是會搭架子的人。他平日八點鐘終可起身了。今天這們遲還不起身。莫非有別種變故不成。別管他能。不如闖進去。看看明白。隨即吩咐茶房。把房門開了。只見空空洞洞。何曾有賽伶隱呢。倒把這許多人。一個個看得呆了。問茶房回說。昨晚十一點半。他回來就睡了。以後並不見他出去過。至於他怎樣的失蹤。却絲毫不曾知道。他們沒法想了。當即打電話到振興遊藝會去問。說從昨晚戲散回去之後。今天還未來過說到這裏。歇了半晌。又道。我們總幹事。爲這起事。已動身來了。請你們等一下子。終得大家想法子找他才是。一雲兄。遊藝會的總幹事秦博愛。陪同私家偵探杜銳明向聚萍旅館趕來。博愛先發話對衆人報告一回。大意謂當前十天遊藝會在籌備的時候。承這位賽伶隱先生的

斤年最佳禮品為

新車
特別
大前門香烟
英商
總代理

情。說他看着嗷嗷待哺的災民面上。擔任半個月的義務職。當時一切條件。兩下都有條約爲憑。并且訂囑我事前不可聲張。他的真姓名是什麼。他自己嚴守秘密。所以我至今還不知道。但是他的半月任期。這時候大家都曉得了。此番不辭而行。叫我拿什麼面孔來見人呢。這起事情經胡鏡明先生鼎力成全。不使得我言而無信。說罷。默坐一旁。靜待鏡明回語。鏡明冷冷地答道。兄弟總得量力而行便了。但是他的隨從呢。難道一同失蹤了不成。那些在座的一輩人。不待博愛回說。衣約而同的道。他又不是靠做鷹嘴鷹的。不過隨時客串幾天。所以並不帶甚麼隨從的。光是一個人。鏡明踟躕了一刻道。這就難了。依目前之計。最要緊的。先到各天報上去登廣告。只說寒俗隱有病不能登臺。請列位原諒的話。免得過分指謫。於遊藝會營業有關。一面只顧秘密偵探。你們分頭去辦。讓我此刻一個人靜靜地在這裏監視一下。一有些微線索。即來給同音你聽便了。但是還有一樣。我想諸君和寒俗隱都有一些關係的。請各位在這紙上。寫了姓名和通訊處。使得大家可以往還商榷。有一些根據。衆人都答應着隨後一個個都已繳完。鏡明纔放足精神。兩隻眼向前溜不停的向兩頭瞻望。找不

久之聲喜笑聲男女並作或言有生客乘宜稍飲毋爲人笑於是聲又寂然不久復作而復疑疑夜丑雞鳴姑已客見天光始敢起身踰足下牀履戶出候於室外頃之有僕婦來去吃同客胡基起客告以夜來狀諸人皆笑曰此女吾家老太爺而爲客說情者則前三太太也三太太爲人最和厚於新官爲嫌死七年矣客益駭然曰若等日與鬼爲伍乃無所怖邪答曰此間鬼無忌人者不足懼也及至人出聞其事向客致歉詞且笑其情客無言卽不辭而去常舉以告人友人劉子與客爲同學亦識胡子者故盡知其事而語余如此

金一仙。

（甲） 你欠我的利錢。今天拿來不拿來。我要對你不住了。說罷。
兩只眼睛惡狠狠的釘住了乙之面上。似乎聽其發言的意思
哩。

（乙） 老伯我欠了你的二十元。怎敢不還。昨天打算將我的祖產賣
了。今天特地奉還。說罷。從袋中拿出中國銀行十元鈔票
兩張。恭恭敬敬送在甲之手中。

（甲） 第三幕 臥室中
藏好了鈔票。慢吞吞地走到妾之臥室。面現得意之狀。
老爺你進來了。今天是月之三十了。我的月矩呢。
你要我的月矩。今天適巧有二十塊錢。爾拿去罷。從袋中取出
二張鈔票。納於妾之手。

（乙） 第三幕 公園
慢吞吞地走上說道。今天付了二十塊錢。弄得零用都沒得了。
只得想一個法兒罷。

（甲） 今天敲了老狀物二十塊錢。倒可以去公園內玩玩哩。走上。見
了乙。驚問道。爾也到這裏來白相嗎。

（乙） 不是的。我來尋你。借幾十塊錢。以應付月底急債哩。爾能不能
代我想一個法兒。

（甲） 以兩張鈔票付於乙。說道。這錢是老狀物的。爾拿去罷。

出些什麼。最後在枕褥之下，尋着一個手巾包兒。打開一瞧，內儲着半幾元的鈔票，幾隻角兒，一張信箋。信箋上寫的是：

伶隱先生大照：自從你在振興遊藝會裏登台之後，我們這裏生意着實減少不少。你老人家可曉得有飯大家吃這句話兒。現像我們戲大的範圍，尙不中你的意。却降尊就卑和遊藝會裏一班無名小卒搭檔，似乎太不值得啊。限你三天內即須避去。否則當以勒郎林對付。否則不具。即日。

鏡明看完這信。呆了半晌他想。這封無名恐嚇信上的口氣。似乎爲着同行嫉妒。鼎鼎大名的賽伶隱。難道爲了這封恐嚇信。就此無聲無息的逃遁了不成。決不是的。如果爲這一看。儘可同博愛從長計議。設法對付就是了。何必走呢。莫非已被暗殺了。是昨晚他明明走進這間來的。若說昨晚來的人，是化裝的。使人不疑。那末今天又往那裏去呢。真令人莫名其妙。鏡明沒法想了。隨即將手巾包收拾起來。來同博愛商議。博愛不待鏡明說完。霍的立了起來道：我們去罷。我們要曉得這信是不是我們同行中人寫的。必須到戲劇辦事人公會。查對每次開會時各人寫字的筆跡就可明白了。鏡明道：恐怕寫名筆跡。未必至齊龍博愛並不會替。只

○劒池濡血室筆劄

(四) 劍淵

後某客知之。笑曰。此俗語所謂拆損老壽星也。衆恍然悟。按拆老者。卽死之意。蓋罵某也。又有某性以魚行起家。積貲數萬。造住宅於東門。頗宏敞。慕郭某。延郭至家。享以盛筵。某題一堂名。並書以額。而壯觀瞻。郭捉筆揮曰。闌衡堂。某感激無既。欣然告人。以爲榮幸。某紳聞之。笑問曰。汝知闌衡二字隄汝乎。某惶愧殊甚。繼而訊之。始知爲東門魚行云。

高南星。善滑稽。喜咏吟。一日與友同舟。遇順風。高得句曰。帆飽恍如十月孕。衆歎賞。共思對句。久之未得。馬忽狂笑。己而朗吟曰。桅高却似五更頭。衆益大笑。

張曹說設帳李家。李於供食蔬菜淡飯。未有魚肉。學究常苦之。一日。有肉一碗。數約三四塊。學究以爲此次可飽嚼矣。不料李以四子伴席。學究厭甚。恐四個學生。各吃一塊。難得已分。遂出令難四生曰。今日汝等能各吟一句。每由以天于爲序。優者得吃肉。長者便吟曰。東方甲乙木。我來吃塊肉。遂吃了一塊肉。次者繼吟曰。南方丙丁火。我來吃塊大。遂吃了一塊大肉。又次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illegible]

○學海犀

王四維紅着脸說：『我本不會出戲法的。先生。徐泉伯是誑語欺人。』一面說。一面就望着徐泉伯。

這時徐泉伯見事情快要戳穿了。連忙替王四維通個電報。擠了兩擠眼睛。可是王四維是著名的傻子他看見徐泉伯替他擠眼兒。不但不知道徐泉伯是什麼意思。反而問道：『徐泉伯你說什麼。』這時學監已覺得了。把抬子一碰道：『你們鬼鬼祟祟做什麼。一切我卻知過了。記大過。記大過。』說完後。三腳兩步走了。那時揭示處。果然掛了一塊記過牌子。可是徐泉伯見了。却一些也不在意。他說：『記過麼。有什麼道理。今天橫豎勝了。我可又要到一壺春去獨酌去了呢。』

「最好的花彫。」滿瓶多少錢。」「一個學生說。
「二百零四文。小先生。」酒店裏的店夥向他說。
「八包花生米來。兩個皮蛋。一角洋錢肉鬆。包在一起。多少錢。」這個學生從酒店裏跑出來。又跑進一家小茶食店裏去買東西。
以上說的。便是他的話。
店夥答他道：「兩角小洋。兩個銅子。」
這個學生又跑進一家野味店裏說：「一角洋錢熏魚。一角洋錢熏蝦。」買好了。又還了錢走了。

自習室裏許多人。大都據着抬子吃着東西。單表這裏須一個桌子上。有一個人把帳目拿出來。給大家看道。『酒二角另四。花生米八十。皮蛋九十。肉鬆一角。熏魚一角。熏蝦一角。總共四角小洋。又二百廿四個錢。』

停了一停。又接着說過。『四人均分。每人應出小洋一角。又五十六個錢。』這時又有人把銅錢拿出來。還那報帳的。那人然後大家一歇兒吃着酒。一歇兒又吃些菜。一歇兒。又大家講講笑話。

文郁●說說便隨

李鴻章身家思想：『我身家思想，最好。』

本劇簪花梅

交卷而出禮部官苞封進呈欽點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帶領引見
按品授官脚色（小生）徐苞（雜）松茂華祝盛鳴末禮部官（丑）
太監（雜）二御棍二金棍書僮切末朝堂御案矮桌四卷袋（四）
春几四即三層小竹籃殿試卷四包卷黃紙筆墨盒桌袋卷紙筆
墨均在南紙鋪買公案聖旨筆墨盒均係四份裝春几內卷袋乃
專爲保護試卷之用蓋由宮門至保和殿尚有半里之遙恐防落
雨也戲場尺寸之地只可手執而入不必裝入袋中所以用此者
乃示看戲之人知有此舊制也春几長方式三層頭層裝筆墨二
層三層裝食物以備一日之餐非無用之物也策問用黃布寫策
問二字如聖旨樣即題紙也

（未完）

松廬詩新

鴻榮！鴻榮！
我熟處在海上，你僑居在南洋；
憑着一紙尺素，就成了海外良朋；
我每接到你的信函報章，總是心花怒放；
但恨沒這機緣，得見你丰神，談一回衷腸；
我只好遙祝你幸福無量，並祝你健康：
二十，五，十二，松廬草於小說日報編

大家都說：『真是快活。』

「耀宗。你出去麼。替我買一瓶阿根生香水精。一大瓶旁氏白霜。一雙青蓮絲襪。該價若干。你回來時還你好了。說話的人。是吳耀宗的朋友洪年英。」

吳耀宗說。「年英。你去送給誰呀。你告訴我肯麼。」

洪年英說。「不瞞你說。我買給自己的。因為明天學生聯合會開會了。我也要出席。不修飾修飾。怎樣好去見人呢。」

「什麼。開學生會也要修飾的麼。」吳耀宗問。

皮裏怎樣。倒不去管他。因為肚皮裏的貨色。人家是看不出的。外面的修飾。是大家都看見的。外面修飾得不雅觀。人家還當你曲死呢。『他說到這裏。時耀宗望了一望。看見耀宗還是似信非信的樣子。他便繼續看說道。』耀宗。我索性告訴你罷。你但走進會場。便可以聞着一陣香味。而且各人的衣服。誰不是簇新的。上次有一個人。衣裳穿得樸素了些。有許多女學生們。還說他是鄉下人哩。你憑我也是代表。我怎好不修飾。而受人家譏笑呢。耀宗說。『料不到學生會裏。竟也如此的好奢呢。』

「今天是維凱女學的紀念會。去參觀的人們。真不少。懸心公學的學生。有一大半全都去的。其中有一個喚做甘羨龍。是個風度翩翩的少爺。他的未婚妻也在維凱女學裏讀書。所以大有人在未去之前。都和他說笑話了。」

有人說。『今天的秩序單裏有一節圓月舞甘的未婚妻。不是也在其內麼。我們必須助他喝幾聲采。替他捧捧場明。』甘永龍說。

『誰要你們喝采。』

有人說。『甘羨龍呀。你可肯把你的未婚妻。介紹給我們做個朋友。』

甘永龍也不响。

有人說。『甘永龍。你的槐哀夫。(英語妻也)可在販賣部裏麼。倘領在販賣部裏。我一定要向他買些物兒了。』甘永龍仍是一聲不响。面孔却有些紅了。

一個人說。『時候到了。不要多說了。大家走罷。』

大家說。『大家走罷。』

(完)

者亦吟曰。西方庚辛金。我輩吃塊精。遂吃了一塊精的。又又次者吃曰。北方壬癸水。肉已無了。我來吃骨髓。遂吃了骨髓。學究長歎而吟曰。中央戊己土。先生老命苦。只好吃肉。一富翁。性鄙吝。設盤盞留客。客善飯。轉瞬間已盡數器。翁吝之。不便明言。悲甚。飯罷。客曰。一飯之恩。飽德銘心。君之厚誼。真不讓孟嘗君之愛客也。翁曰。僕非孟嘗君好客。乃伍子胥過關耳。客問何解。曰一天一天。一天。(天讀作添)心中好比滾油煎。

某甲吃某乙的白酒。茲不破鈔分文。乙厭之。乃囑僕曰。某甲如來。將門緊閉。不准開他。僕應諾。未及午。甲來敲門。僕問曰。(誰)甲應曰。(我)。問曰。(何爲)答曰。(特訪僕稟東翁。乙想朋友特來顧訪。不可不請他進來。一見之下。就是吃白酒的某甲。乃喚僕曰。(沖茶去)。甲接口曰。(拿酒來)。乙與甲約今日不能多飲。因限之曰。(張旭三杯)。甲增之曰。(淳於石)乙不得已。出酒餉甲。飲至傍晚未歇。乃促之曰。(興盡宜辭去)。甲飲正豪。答曰。(情深不願歸。)



